

高瞻远瞩 勇于开拓

——走向世界的一代杰出教育家容闳

黄英¹, 吴洪成²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重庆市 400715)

摘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换的转型期, 容闳投身于救国图强运动中, 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教育, 有着超越时代的独到见解和实践活动, 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早期阐发者和绵延至今的中国留学运动的缔造者。

关键词: 容闳; 近代教育事业; 留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77(2003)01-0092-05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这一时刻起, 中国开始了从传统文化到近代新文化的转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容闳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 是中国当时最早接触西方文化, 系统完整接受西方正规教育的极少数人之一。无论是他的

思想还是实践活动, 都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倡导的“西学东渐”, 特别是留学教育, 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加速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研究容闳与中国近代教育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价值。

一、容闳: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倡导者, 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主张

容闳(1828—1912), 字纯甫, 号达阴, 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1850年(道光三十年)考入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并于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 成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大学者”。容闳一生经历了我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中, “爱国”一直是其高扬的主旋律。正是出于对祖国挚热的爱, 促使他无畏艰辛、矢志不渝以实现其教育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容闳独特的知识与文化背景, 他的留洋经历, 使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颇为另类的角色。在容闳生活的时代, 由于近代新型分子尚在孕育当中, 封建文化是主流文化, 在自觉不自觉中, 容闳成为了一个文化边缘人。因此, 不妨这样讲, 容闳在其时代所经历的尴尬和冷遇也就更具时代意义。对此, 美国人特韦契耳曾说

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在那里(指在当时的中国), 除了卑微的亲属外, 他没有朋友, 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 可以说, 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 考虑到他到那里呆过(指美国), 成了什么人, 想要干什么, 他在中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1] 对于一生都以“西学东渐”为己任的容闳来说, 要开启中国的社会风气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依靠他们来推动“西学东渐”, 是容闳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

容闳首先将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1860年11月, 他冒险到南京太平天国, 向干王洪仁玕条陈七事, 内容是, (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 (2)设立武备学校,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3)建设海军学校; (4)建设善良政府,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为各部行政顾问; (5)创立银行制度, 及厘订

* 收稿日期: 2002-09-16

作者简介: 黄英(1973—), 女, 重庆荣昌人,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吴洪成(1963—), 男, 浙江金华人,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种职业学校^[2] (pp56-57)。对于这样一个建议，李吉奎在《容闳与中国近代化》一文中认为，容闳的建议，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及教育各方面建设近代化国家的主要部分，除了议会制度未叙及外，这是一个完整的近代化纲领^[3]。与之相较，结集于1861年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虽不乏对现行制度(如薄俸、繁文缛节、衙门吏役及基层政权建设等项)的改革建议，但深度和广度都无法与上述建言七事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纲领中，涉及教育问题的就有四条。容闳特别注重学校教育，提出制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说是符合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体现了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太平天国当时忙于战事，无暇顾及他的计划。

太平天国之行使容闳失望之极，他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洋务派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巨大差距的认识和“自强”、“求富”的动机，也开始了从“师夷长技”到走出国门的观念转变，对容闳非常赏识。容闳先是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托，专程赴美购买机器，装备江南制造总局，颇得曾氏信赖。他进而建议“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2] (p85)。用容闳自己的话来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3] (p85)。他所倡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技工(职业)学校。他也因此增强信心，“遂跃跃欲试”。

倡导留学教育在容闳的教育计划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容闳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事业”、“报国之惟一政事”^[2] (p100)。1868年，由丁日昌转呈条陈，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自1854年大学毕业以来怀于胸中十余年的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卓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款成以充之。”^[2] (pp86-87)容闳在这里具体规划

了留学教育的目的、年龄、计划、教学和管理、经费等各个方面。经过容闳的多方努力，1870年，清政府终于批准了容闳的教育计划。对此，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2] (p90)，并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成是“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2] (p91)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政府终于第一次突破夷夏之防，先后向美国派出了四批官费留学生，每批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这些幼童由小学到中学，几年之后考入专科或大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冶，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2] (p102)但是，这一重要举措，竟还是由于美国的反华风潮和封建守旧者的阻止而被破坏。1881年，清政府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术，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4]为由，下令将留学生一律遣送回国。虽有容闳的极力维持，好友吐依曲尔等联络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出面劝阻亦未果。自1881年8月始，原拟以15年为期的留学生“凄然返国”。

值得一提的是，容闳对发展近代新型教育的努力是一贯热情和诚挚的，1873年，容闳在自己故乡办了一所“容氏甄贤学校”^[3]，来促进家乡的教育发展；1896-1898年在提出组织铁路公司和建造津镇铁路计划时，还建议择地设立铁路学堂。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开创者，容闳不仅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地为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而且他还提出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主张。

(一)近代中国教育的使命和主题：缔造少年中国

在近代维新思潮中，容闳最早提出教育救国思想。他计划“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认为“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成少年新中国”^[2] (p88)。他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目的在“为国家储备人才”^[3] (pp86-87)；他一直把这一计划作为“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并认为是“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2] (p1)；直到晚年他还把各界留学生看做是建设新的民主国家的人才。他的办兵工学校的倡议，包含着教育要为独立自主的实现工业现代化，为培养我国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人才服

务的先进思想。他提出建立面向民众的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的主张,认为“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2](p39),这里包含着实行普及教育,唤醒民族和民主意识,保卫国家和个人权利的思想。他还十分重视妇女教育,1894年奉命回国时,当清廷一位高官询问他“复兴中国之道何在?”他回答说:“开放学校,使中国女子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6]并认为,“如果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7]这里容闳把女子教育与搞好家庭教育、提高子女“智商”,从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使中国富强相联系,这些见解新颖独到,思想超前,实在是教育思想近代化的先锋,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二)近代中国教育的出路和捷径:学习西方,进行改革

容闳的教育思想是与学习西方教育密不可分的。在要不要学习西方教育的问题上,他批评了封建教育使人“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驳斥了封建官僚对国外教育盲目排斥的态度,认为他们“对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2](p102)。他以西方教育为模式提出的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机械、铁路等实业教育以及女子教育,他介绍的西方教育家的思想,都逐步被以后的中国教育界所接受或吸收,成为近代新学校新教育的先声。容闳关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想,不失为一种代表当时资产阶级发展新教育的先进思想。

(三)近代新教育的目标:培养德育、智育、体育不可偏废的人才

与讲求功名仕途的封建教育观不同,容闳通过自己受教育前后的对照深刻认识到,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修养,培养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前瞻性地认识到教育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一切,即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重于财富。他认为,“大学校所受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

二、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改造、更新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就引进“西学”,促进近代教育发展而言,“不再有比留学更为彻底的途径”^[9]。正如舒新城先生

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2](p28)。换言之,有了知识,才有力量,才知道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生存的价值。容闳还认为,教育的作用在“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格,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2](p28)。他还借美国教育家阿那博士(Dr. Arnold)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2](p17)。这里他强调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容闳对留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也非常支持,认为:青年人“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2](p103)。从以上可以看出,容闳的教育目的和理想人才,既要有丰富的学识,又要有优美的品格,同时注意体育,反对封建教育所施行的思想控制,具有一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色彩。这种教育理念,与后人强调教育的德、智、体、美四育,意义正复相同。

(四)近代新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以实学为主,理论与实践并重

容闳多次提出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以造就大批实用人才。他所倡导的兵工学校也着重“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2](p85)。他还提出把修建铁路与开办铁路学堂结合起来,“凡测量、绘画、使车、制料等事均宜选聪颖子弟,以为造就人才地步”^[8]。在留学教育中,最早的留美学生所习的科目也着重军政、船政、制造等专业,学习方法是当时西方教育中特别推崇的注重实际操作。着重实业教育,正是为了培养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所需要的科技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对当时中国士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作用。

容闳的教育主张既是他教育实践的指导,更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这些教育主张对于近代中国开启民智、激发民力,提升民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这些教育活动和教育主张,构成了容闳宝贵的精神遗产。

留学教育:容闳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核心

所说:“但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文化史不至有今日”^[10](p1)。“远适肄业”——留学生派遣,与“开馆教习”——创办新式学堂,始终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驱动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倡留学教育的容闳对近代教育无疑是功不可没的。“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则完全于容闳

一人之力”^[10] (p6)。“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10] (p2)。容闳促成的留学教育,通过解决国内某些领域急需人才的现实问题,冲击和改变了人们的旧教育观念和社会心理、风俗时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扫清了心理障碍,加速了封建教育的解体,对近代教育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首先,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挑战,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改革影响很大

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尊从三纲五常的守旧士大夫,而留学教育的出现,一扫旧教育体制的陈旧腐朽,改变了一些传统的教育内容,部分废除了旧教育体制的封建等级,择优选派人才出国留学。同时,留学教育为国内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血液,各学校逐渐实行了分年排课、班级授课制及一套考核、升级制度,这对后来新的教育体制有着重要影响。

其次,留学教育开通了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

当时的中国与世界隔绝,风气守旧,一般人视远洋留学为畏途,“不知外国教育之价值,多踌躇不愿报名”^[11];一些达官贵人醉心于科举“正途”,反对“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12]。当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走出国门时,他们的父兄还要被迫在一份类似于卖身契的“志愿书”上签字画押,声明子弟“如有疾病死亡及以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12] (p92)。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害怕出国的普遍社会心态。幼童们“远赴异国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字,为中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13]。作为一批先驱者,赴美幼童破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对中国后来的留学生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致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激增,形成一股出国热潮,仅去美国的留学生就达几百人,成为空前之事。幼童留美为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积累了经验。幼童留美虽然夭折,但也长达九年。它在留学管理、专业选择、派遣人员标准、经费来源及使用、管理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以后留学教育摸索了方法,探索了道路。

第三,从历史的宏观视角看,容闳个人的身体力行及他所推进的留学教育事业对中国的近代化(包括教育近代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

它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开始源源不断流传到中国来,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科学、民主风气在中国的延伸。留学生经西方文化熏陶后,和容闳一样,“脑

中骤感变迁,……以故人人心中或谓东西方文化,判若天渊”;深感“中国根本上之改革”,乃“不容稍缓的事”^[2] (p110)。他们奔走呼吁,决心力行教育普及、传播西学,直到建立新制度来改造国民、拯救民族。这一结果已远远超出了留学教育或教育本身的意义,为后来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埋下了宝贵的火种。而后者本身又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氛围和条件。

正如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14]历史的发展证明,由容闳所率先倡导的近代中国留美教育,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值得纪念的一页。幼童们虽然学业未竟中途回国,然而他们在后来从事政府部门、铁路、煤矿、医务、教育、海关等工作中,“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2] (p110)。据统计,在这批留学生中,后来从事外交(包括海关)的有32人,从事海军和船业的有16人,矿务8人,电报事业18人,铁路事业有16人,商业7人,医业5人,教育4人。在科学技术方面,他们中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电业工程师,如方泊梁、朱宝奎、梁金荣、程大业等;第一批铁路工程师有罗国瑞、陆锡贵、卢祖华等,有著名的西医何廷梁、曹茂祥、李汶金、金大廷等。此外,邝文光是著名的开平煤矿总工程师;邝景阳是中国工程师学会及中美工程师学会的会长;吴仰曾亦是当时著名的采矿工程师,他把开平矿务局建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矿企业。留学生中最享盛名的是詹天佑,由他主持修造的京张铁路,被李四光先生称赞为“为深受侮辱的当时的中国人民争发一口气,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精神和智慧”^[15]。在政治方面,他们中也产生了很多人才。例如,唐绍仪是第一任民国总理,梁敦彦当过驻外大使、交通总长。蔡廷干是著名的海军将领。钟文跃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沪杭甬铁路总局局长。刘玉麟当过驻英使节。梁诚在任驻美公使期间,力办庚款退回,并用该款创立今天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而唐国安正是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此外,尚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尽管这些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用不尽相同,有些还沦为反动官僚政客。但是更应看到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爱国的,是希望祖国早日富强并且为之付出心血、汗水乃至生命了的。从这个角度讲,容闳在推动近代留美教育上的历史贡献也是值得后人缅怀的。

三、结 语

近代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部进程。追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与教育科学化,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往往与中国人走向世界紧密相连。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容闳,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改革家,他所规划的留学教育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教育。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想通过“西学东渐”培养资产阶级知识人才,对封建的旧中国进行根本的资本主义改造。于是,他就与顽固派和主张“中体西用”、只希望学点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现存封建制度的洋务派产生了矛盾。这实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尽管它本身也有很大局限)的先进性与封建落后性的冲突,个人思想文化超前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矛盾。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导致了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半途夭折。这也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无力!

容闳的事迹更启示着我们,任何文化都有很大的自身继承性和很大的稳定性,悠久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西学的输入,若不能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很好地有机结合,其影响必然有限。而且,社会要进步,教育要发展,确实需要不断有具有先进思想、具有敏锐眼光,视野开阔、热爱祖国、乐于奉献的教育事业的领航人。然而,更需要有开明的政治环境,强大的国力做支持。今天,在中国刚刚加入世贸、与世界接触更加广泛的又一关键时期,面临西方文化、教育的挑战,如何处理中西文化

关系,如何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走向世界、学习西方,不断缩小中西差距,以期中国能以新的形象融入国际化的大潮中,无疑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钟叔河. 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A]. 西学东渐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2]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3] 李吉奎.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J]. 中山大学学报, 1991, (1).
- [4] 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A]. 洋务运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166.
- [5] 陈景磐.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6] 高宗鲁.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续二)[M].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6. 98-99.
-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303-304.
- [8]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9]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 [10] 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J]. 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号).
- [11]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翁文恭公日记[A]. 洋务运动(第八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231.
- [12] 陈学恂. 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A].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148.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5. 343-344.
- [14] 李四光. 纪念詹天佑诞生 100 周年[N]. 光明日报, 1961-04-21.

责任编辑 曹 莉

Rong Hong: Distinguished Far-seeing Pioneer Towards The World In Education

HUANG Ying¹, WU Hong-cheng²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was an important person who will never be neglected in moder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shif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odern culture, Rong Hong plunged himself into the movement to save and invigorate China. He was strongly for introducing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and education. His farsightedness and practice made him become a pioneer in advancing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Save China” and a founder for Chinese movement of studying abroad, which is going on till today.

Key words: Rong Hong;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studying abroad